



书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1年2月27日
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
编辑：
曲鹏
陈明丽

规划专家芒福德认为，城市的复杂现状，反映了人类深层次的复杂需求，体现着城市的文化价值。如何保持城市多样性，避免“千城一面”，已经成为21世纪城市发展绕不开的话题。基于经济、社会、制度的逻辑，长期从事城市经济与治理研究的学者郑荣华在新出版著作《城市的兴衰》中直言，不能因为追求增长速度而失去城市发展的初心，忽略人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意义。

□ 鹊华秋

拆掉了城中村 问题还没解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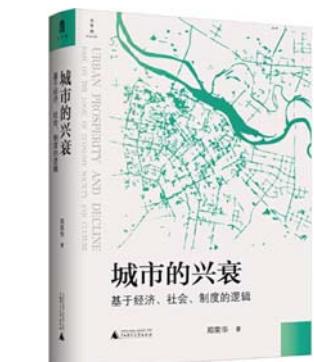
城市发展的初心是什么？自然是满足以人为核心的真实有效的需求，而不只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。

近年来，许多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现象。一路飙升的房价，让城市的服务器们纷纷逃离，从而推高了劳动成本，随后企业大量撤离，最终引发城市“空心化”衰退。可见，房价上升看起来带动了城市的繁荣，但并不是长久之计。

对此，郑荣华在《城市的兴衰》里分析认为，正因为有这个循环，城市里那些房租低廉的城中村，才成了低收入群体的缓冲地带，给了他们留在城市继续打拼的机会。外地人口到城市里面来，城中村提供了过渡，这个过渡包括生活成本过渡、包括文化过渡。“城中村的存在，是对城市的救赎，是城市人口急剧过渡的产品，是城市包容发展的象征。”

很多人常常把城中村比喻成“贫民窟”，郑荣华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。中国的城中村和外国的贫民窟有本质的区别。外国的贫民窟是阶级分化过程的产物，集聚了各种问题人口，比如说吸毒者、犯罪者，而中国的城中村并非如此。

郑荣华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曾经在城中村居住过两年。他住的地方左边是一个屠夫，每天凌晨四点钟就杀猪，右边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每天早上着急交接班。大家每天都在奋斗，每天为了在这座城市里面能够立足赚钱，能够让小孩读好书，生活得更好。“城中村的人绝大多数是充满着梦想、充满着奋斗、充满



《城市的兴衰：基于经济、社会、制度的逻辑》
郑荣华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市发展该往哪里走

城市是一个生态体系，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整个体系早晚会出问题的。”

城市舒适度 不在大路高楼

城市的舒适程度，决定了城市的独特魅力。舒适度越高，城市的魅力就越高，幸福指数就会越高。生活舒适度，恰恰是现在城市规划所忽视的。

过去中国人有种认知：马路越宽，这座城市就越发达；广场越大，这座城市文明程度就越高。郑荣华认为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，才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。如果高墙林立，每个人走到街上都行色匆匆，相互不交流，那么社会就会变得越发冷漠，隔阂也会越来越大。

尽管人们常常因为城市拥有高楼大厦、宽阔的草坪和马路而感觉到自豪，但有些时候，我们走在街头上，走着走着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。人似乎成了城市里的一粒沙子，看不到过去，也预见不到将来；城市也似乎只是个容器，或者说是某种工具，承载着每个人的欲望不断前进。城市失去了它的温暖，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变成了“打工人”，形同过客。

生活舒适度有另一种可能性。当我们在倡导大拆大建时，欧洲和美国已经青睐“小尺度街坊”的概念。“老破小”经过低投入改造后，也未必就那么不堪。《城市的兴衰》举了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例子来印证。

这座城市至今由无数个城中村拼接而成，难言“高大上”，但因为有独特的城市更新路径而让市民幸福指数飙升，它被誉为“欧洲大陆上最光彩照人的城市”，收获好评无数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巴塞罗那政府面对城市更新一筹莫展。当时城市非常老旧，政府又没有钱，要推翻重来显然不可能。最后，巴塞罗那决定以小型公共空间为切入点，对城市进行针灸式、碎片化改造和更新。在1981年到1991年间，巴塞罗那先后改造和建设了450多个公共空间，恢复了中心城区的活力，迅速改善了城市风貌。

这轮改造从街坊开始，对不同时期的建筑进行户外空间改造，根据建筑特点进行针对性设计，避免了大拆大建带来的盲目性破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城市规划时，当地还特意把车道进行了缩减。

他们调查研究发现，城区的汽车道路并不是越宽就越不容易堵车，相反，因为车道过多，反而会出现随意超车、越线变道现象，从而引发各种交通事故。为此，巴塞罗那大胆进行了创新，把道路一分为二，在道路中间开辟了人行道，再配上一些公共设施，比如儿童游乐园、景观小品，使得车道对城市割裂变得很小，昔日喧嚣的车道成了居民们热衷活动的场所。

当地在改造中还遵守节约简洁的城市改造理念，重塑了历史文脉。1992年，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，考虑到经济压力和历史文化因素，当地没有新建奥运场馆，而是把选址放在了蒙特尤克山区和废弃的滨海工业园区。这里以前曾办过世博会，有一定的办会基础，改造成本低。

在细节方面，当地把道路做了延伸，形成大网格状，然后将大型建筑巧妙地装入这个网格

之中，既保护了城市肌理，又实现了城市功能。在场馆设计上，有意加大步行空间，从而使车道空间约束大为减少，方便市民休闲娱乐。为体现海滨城市风貌，设计师还增加了亲水景观，彰显了浓郁的地中海文明，这一创意举措，后来被世界各大滨水城市纷纷效仿。

杭州和上海 究竟强在哪里

在当代中国，“千城一面”为人所诟病。杭州、上海等城市则因为理念的进步，而没有掉进同一个坑里。在那里，传统与现代并存，不仅没有影响城市的“颜值”，反而成为吸引人、留住人的看点。

杭州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保护老城建新城的理念，坚持以“小尺度整容，大尺度创造”为理念的城市更新策略，保留了很多历史建筑。另外，杭州对运河等滨水区进行改造，调整出大量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，不仅保留了大量的传统建筑元素，而且通过改善原住民的生活设施，增加了市民休闲娱乐空间，强化了城市生活美学精神。

可见，杭州这座城市如今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，跟城市改造理念是有原因的。“杭州这座城市，很适合生活，因为它有文化底蕴，这个文化底蕴是在改造过程中传承、保留而获得的。”郑荣华说。

与此类似，还有上海。上海虽然满目都是高楼大厦，到处都是物欲横流的氛围，但是在人文环境和社区邻里关系方面的处理却可圈可点。

去过上海田子坊的人会发现，狭窄的活动空间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到拥挤，反且倍感温馨，颇有幸幸福感。田子坊之前是城中村，虽然有老式石库门建筑和弄堂文化建筑，但是不同时期建筑错杂分布，显得凌乱不堪。

面对巨大的土地经济利益诱惑，当地没有选择一拆了之，而是进行了绣花式改造。谁也没想到，改造后的田子坊吸引来26个国家和200多家创业企业入驻，形成了以视觉艺术、工艺美术为产业特色的商住混合式样板区。2006年，田子坊被评为“中国最具创意的产业园区”。

田子坊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，中国城市改造出现的问题，在田子坊也遇到过。首先是定位问题。田子坊建筑复杂，有老厂房、传统居民房、夕阳房等，改造需要对每一类建筑都给予全新的功能定位。田子坊的老厂房都是上世纪70年代弄堂厂房形式，其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艺术风格高度吻合。经过研判，当地决定把老厂房打造成艺术空间，引入知名艺术家，才有了田子坊今天的产业活力。

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传统居民的去留问题。经过讨论，政府决定让原来的居民留下来。在房子的二三层，基本保留着居民的正常生活状态。今天游客在逛田子坊时，会看到楼上拉一根长杆，上面挂满了衣服，背心短裤什么都有。

在郑荣华看来，弄堂文化就喜欢这种感觉，把它搞得像城市里的街道马路一样是没有文化的。“大家不会因为看到上面挂了个背心短裤，就觉得田子坊太土了、太没有文化了。这就是它本身的文化。”

田子坊改造以后，对西北部居民区进行了恢复，保留了当时的竹木结构建筑传统，青砖、篱笆、院门、低矮的屋檐，构成了上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。

郑荣华认为，推倒重来不是城市改造的根本目的，合理调节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是一门科学。“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，城市改造是不可逆的趋势，也是经济与科技发展反哺的过程。传统与现代并非两个极端，可以选择交流和对话，最终不断地融合共生共存。”

